

城管被小贩刺死 谁之痛

【今日视点】

8月11日,北京市海淀城管监察大队海淀分队在查抄无照商贩时,副队长李志强遭遇无照商贩崔英杰持刀暴力抗法,最终被其刺中颈部,经抢救无效殉职。

(《新京报》8月13日)

一个从湖北到广州摆摊的妇女,被四五个治安队员用钢管殴打,并遭辣椒水喷眼。

(《现代快报》8月13日)

崔英杰、蓝仙娥事件其实是中国目前类似问题的一个缩影。从新闻中可知,崔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打工者,后摆起了小摊。在不到一个月前,崔某刚刚攒钱买来一辆做买卖

的三轮车被城管队员没收。而作为占道经营的小摊贩,自然也常受到城管的查处,包括多次没收工具。在这里,我们应当认真思索一下:为什么工具被一次次没收,这些小摊贩(不仅是崔)仍然不“吸取教训”,还要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再次购买工具进行无证占道经营?回答当然是两个字:生存!

在生存的权利和城市的管理需要之间,显然有着一个巨大的机制断层:如何保证崔英杰们的生存权利?如何引导他们能够以不违反城市管理规定的方式生存下去?这中间,自然应当由其他相关的机制来进行回答,而不是直

接由城管部门来简单地进行清理。而目前的状况,却恰恰是只有城市管理的一个个禁止条款,缺乏系统地为崔英杰们进行下面引导和保护的相关体系。于是,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矛盾变得无法调和。小贩在一次次被执法的过程中,面对自己不断出现的损失,难免产生对抗心理,“暴力抗法”也就不可避免。

因此,在城管和占道小贩之间,城市管理者应当有一个有效的机制,保证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小贩不用违反城市管理规定下的生存问题,引导他们在正常的渠道内的生存需要。这样,就在城管和占道经营之间设立了一个缓冲地带,而不

曾畏冰(四川 职员)

又拿避孕套作秀

【漫话天下】

□刘世均 / 文 艺静 / 图

河南省郑州市公交公司自8月10日起,开通运营了“婚育新风号”公交车,车内摆放着婚育知识册、避孕套等供乘客免费索取。

(8月13日《现代快报》)

如果在娱乐场、宾馆客房处,摆放避孕套来宣传相关知识,可以理解。如果摆在公交车上,则有点不妥。你想想,有几个人会在众多乘客的目光中,把避孕套拿走。如果乘车的有父女、兄妹,或是未成年人,感觉是不是很尴尬?如果小孩询问或向大人要,大人拿还是不拿?不是说避孕套不该摆,而实在是摆错了地方。公交车该干嘛就干嘛,作秀,也不是这样子作。



医患关系紧张 对谁有利

【公民发言】

“近些年来,中国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社会上一部分人把‘看病难、看病贵’的责任都推到医院和医务人员身上确实不应该,可医院和医务人员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毕竟是有责任的,而且他们还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将使人民的健康受到损害,必将使政府的形象产生影响。”卫生部原副部长、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百名医学家峰会”上说。

(8月13日中新网)

殷会长语出惊人,医患关系紧张,居然最后只会对人民不利,对政府不利?这不是威胁老百姓和医生闹矛盾,否

则是自己的健康受损吗?此番讲话,的确让人害怕。

社会上一些人把“看病难、看病贵”的责任都推到医院和医务人员身上确实不应该,可医院和医务人员对“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毕竟是有责任的,而且他们还应该负主要责任,殷会长怎么不好好想一想,如何让医院和医务人员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这份责任,避免和杜绝过去所犯的那些错误,履行好自己的社会职责,却对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埋怨起来,真是有些失当啊!假如我们的医院和医务工作者的职责履行起来就像没病的山梨儿,哪怕有人想给他们头上扣屎盆子,恐怕也扣不上啊!

还有,医患关系紧张的确

对社会和公众不利,可对医院和医务人员就有利吗?也不见得。试想,如果所有的人都尽最大的努力不去医院看病,不和医务人员打交道,我们的医院和医务人员又怎么生存下去?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所以,在解决医患紧张这一问题时,作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医院和医务人员代言人的殷会长,不应该只说一面理儿,更不能拿“必将使人民群众的健康受到损害”来吓唬大家,改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作为主要责任方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更应该首当其冲!如果连这样的客观态度都没有,就没必要谈论改善医患关系了,谈也是白扯!

杜明骏(河北 职员)

摩的也上演最后的疯狂

生命第一。这几天,千万别坐摩的。因为其危险度在这几天陡然攀升!

摩的大限将到,从15日起,对于非法营运载客的摩的,一经查实,便处罚款3000元。然而,快报记者昨日暗访却得知,摩托车手们正趁大限未到之时的最后几天,疯狂载客,“带三个人都没事”。超载、为捞最后的几笔生意来去匆匆,难怪不出事。

南京交管局有关人士前几天在快报做视频的时候就说过,摩的非常危险:有些开摩的人连驾驶证都没拿到也敢上路,有些摩的车况很不佳,据说是刹车都刹不住。同时,大多数摩的都没有买保险或者已经脱保,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撞了人后,逃逸的非常多。你说,坐这样的摩的,不是自找苦吃么?

其实,为避免摩的在最后的疯狂中不断制造悲剧,有关部门不一定非要等到15日到来后才出手打击。既然摩的存在非法经营的事实,执法部门就应该惩治,与15日是不是什么大限没什么直接关系。何必等到最后一刻的到来呢?提前一天介入哪怕是提前一小时介入,肯定会减少N次交通事故隐患,保障更多人的人身安全。这,才是更为负责任的态度。

今日主持 余亚仕

【热点纵论】

据《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电视动画片播出管理的通知》,自2006年9月1日起,全国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在每天17时—20时之间,均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和介绍境外动画片的资讯节目或展示境外动画片的栏目。合拍动画片在这一时段播出,需报广电总局批准。

(8月13日《新京报》)

该通知引发激烈反响,业界一片叫好,而不少观众则大骂这是在保护落后,是一种倒退,是因噎废食。其实,广电总局并不是一刀切地禁播,而仅仅是在黄金时间对境外动画片有所限制,不存在因噎废食之说。在我看来,这只是对当前比较落后的国产动画产业的有效保护,没什么不妥。

韩国电影近年异军突起,

从《生死谍变》开始,迅速冲出亚洲走向了世界。这固然有韩国电影人主动放眼世界、跟国际潮流接轨之不懈努力,同时,功不可没的就是长年以来实行的“电影配额制”。根据该制度,韩国所有电影院每年必须放映146天国产电影。

再看看我们的动漫产业,就不难知道广电总局的保护性措施是有其现实必要的。国产动漫产业,实在是落后人家太远了。若再不加以有力的扶持,只怕落后得连人家的影子都看不到了,更不要说追赶。数来数去,拿得出手、叫得出口的仍是几十年前拍《大闹天宫》、《葫芦兄弟》、《哪吒闹海》等。在电视台黄金时间,对国产动画片实行排他性的保护,可以说给国产动漫提供了一丝喘息的机会。

等到国产动画片发展起来了,再取消这种有限制,

未尝不可。就像韩国电影配额制于今年3月份被削半,改为每年只放映73天国产电影即可。虽然受到韩国本土电影人的激烈反对,但终究通过了,毕竟韩国电影已经有了一定的抵抗好莱坞的能力。正如韩国总统卢武铉的表态:“当年我们实行配额制,是因为韩国电影还很脆弱,就像一个学步的孩子,需要大人的扶持。但是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难道我们不该让这个孩子独立行走,而是永远搀扶着他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孩子还不是非常强壮,所以政府也提出了很多辅助政策。”

广电总局只不过是给了国产动漫产业一点有限的保护,人们实在无需如此愤怒。当然,前提是国产动漫人士要争气,练好内功,不要躺在温床上睡大觉。

江南(江苏 职员)



莫以贫困为耻

前两天,我曾经讲过,河北的一所学校,因为学生头上长了虱子,老师用灭虫剂帮学生灭虱子,结果导致多名学生中毒。在讲述这件事的同时,我顺便提到苏北一些地区也有孩子生虱子的现象。不少读者都很赞同我的观点,也有不少读者认为,我这是在揭苏北的“家丑”!

其中,有些读者朋友通过电话、信件、博客留言等告诉我,他们一直都很喜欢看快报的“张瑞说新闻”。可是关于虱子的那篇评述,他们不太赞同。因为这样会给人以“苏北很穷”的印象,损坏了苏北形象,不利于苏北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有的读者根本就不相信虱子的存在。

需要说明的是,我本人就来自苏北农村,故对我苏北充满了感情。应该说,这些年苏北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水平提高了,哪还有虱子的容身之地?可是,生虱子的现象虽然很少了,但却不能说虱子已经彻底绝迹了。今年春节我回老家的时候,居然发现很多孩子的头发上都有“虮子(指虱子的卵)”。细扒扒就可以捉到虱子。另外,特别是冬天,在某些小学三年级以下的孩子身上,找到虱子更非难事。

身上生虱子的孩子,

通常家庭还比较贫困。正因为有一定贫困户的存在,所以苏北一些地区的“脱贫”、“扶贫”工作均成为当地政府一项主要工作。故,在和一位读者通电话时,我告诉他:每个地方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以贫困为耻,忽略问题的存在。少数孩子身上有虱子,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更不至于损坏了苏北形象,或者不利于招商引资。某些地方的官员们整天为自己脸上贴金,当地的少数媒体也整天像吹鼓手一样大作特作所谓的“正面宣传”,不但没能提升该地区的形象,反而让前来投资的客商疑惑不已,认为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这说明了什么呢?

听了这番话,那位读者情不自禁地说:的确是这样的!

开办富豪班 北大又错位

【异论锋生】

昨日,北京大学(西南首期)高级工商管理(EMBA)总裁研修班在重庆开学,学员除了具备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和5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外,所管理的企业资产至少要在5000万以上。研修班学制为一年,每个月上课两天,学员平均每天的费用为1250元。

(8月13日《重庆晨报》)
且不说那些董事长、总经理、董事、总监、高管在短短的24天能学到多少知识,单就“所管理的企业资产至少要在5000万以上”的报名条件而言,该EMBA班已远远背离了教育公平底线,透出三重悖论。

悖论一:教育面向金钱。教育或传授知识是一种面向人的活动,而不是无生命思想的金钱。可是,北大的这个EMBA班竟然规定了“所管理的企业资产至少要在5000万以上”的报名条件。

悖论二:进修成了交际。

张国举(河南 职员)

谁给“西门庆”发“上岗证”

【异论锋生】

记者在8月12日的成人用品展上发现,“沐子美”、“超级女声”、“勃客”……这么多当下时髦的词汇,居然都成了成人用品的名字。但法律界人士认为,一些成人用品、性保健品取名“超级女声”、“西门庆”等,涉嫌违法。

(8月13日《新闻晨报》)
专家的看法或许不无道理。譬如报道中提到的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冬认为,商品的命名不能有违世风良俗。如“西门庆”这类名字就有违中国长久以来的世俗观念,应当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使用。

最近,有关商标注册方面的奇事层出不穷。先是“中央一套”被抢注成避孕套商标,随后,杭州一家日资

企业即将注册成功“三光”商标……

实事求是地说,面对这些怪事,某些新闻报道中动辄搬出“专家说法”,似乎正逐渐演变为一种套路和一种模式。不是说采访和报道“专家说法”的方式错了,而应明白一点,有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去问那些肩负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是否尽到职责,他们为何给“西门庆”发“上岗证”,难道相关部门不知道这些“上岗证”发得不合适吗?

如果不对有关职能部门的行为进行监督,而是一味地追究有关商家的不合乎法律和道德,只是一味地采访有关专家,让他们来指责商家的无良,仅这样的坐而论道,有什么实际作用呢?

司马童(浙江 新闻工作者)